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30)

□ 白占全

永安镇(中)

门岗问：“派你来做什么？”
“找你们游击队队长陆野，有要事通知他。”

门岗端详了侯小四半天，感觉没有什么出入，就放他进去。侯小四进了村，走到武家大院游击队队长陆野，陆野刚吃过饭，坐在桌子跟前和野鸽子聊天，见侯小四进来，站起来握着侯小四的手说：“赶紧坐下。你第一次来，不好找吧？”

“不好找，一路走一路打问。”
“还没吃饭吧？”
“没有。”

“鸽子下去看看厨房还有甚吃的，如果没有，叫做饭的给小四做碗面吃。”
野鸽子出门下去看饭，陆野问侯小四：“你专门从联络处来，是杨思源主任有甚通知吧？”

“杨思源主任让我告诉你带人前往永安接应牟排起义。”
“起义的具体时间定下来了？”

“没有。一个礼拜内，现在已过去五六天。大概就在这两天。杨主任说让你挑选精干队伍十来人明天就赶往永安附近隐蔽，然后联络牟排商定起义具体时间、联络地址、暗号、行军路线。”

“明白了。我们今天晚上出发，天亮前到达汾阳城，白天在万义客栈隐蔽，晚上转移到永安附近东堡村。”

“这个安排不错。”
陆野和侯小四刚说完，野鸽子就端着两个碗进来，放在桌子上说：“还有一大碗汤面，三四个玉黍面窝子，我热了一下，全拿来了，你就凑合地吃吧。”

侯小四说：“谢谢，这个挺好，我就不客气了。”说着端起饭碗，唏溜唏溜吃了几口汤面，放下碗，一口气把玉黍窝子全部吃完，摸了一把嘴说：“吃好了，有稀的有稠的，吃了满满一肚子。”

“鸽子，你到隔壁叫一下白钟林队长。”
野鸽子转身出去，片刻工夫带着白钟林进来。陆野说：“思源政委派侯小四来山里，通知我们带部分队员去永安接应牟排起义。依我看，去十个人就可以了，人多了反而不利于隐蔽。”

白钟林说：“有十个人足够了。”
野鸽子听陆野说要去汾阳接应起义，反问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哥不救了？”

陆野说：“不是不救，是条件还不成熟。目前，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，到老监里救人，风险太大。”

“用不了几天，我哥就会被敌人折腾死的。”

白钟林说：“豹子不是游击队的主要人物，警察不会在你哥身上施酷刑的，你就放心吧！”

陆野说：“起义人员接应回来，咱们的队伍壮大了，我们再想法去营救豹子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我的枪法好，汾阳我也要去的。”

白钟林说：“你去也可以，不过这是急行军，怕你受不了这罪。”

“没问题，肯定比你们男人们强。”
“好，你顶一个。”

陆野、白钟林另外又定了马利民、柳常青、李天祥、刘卫军等七个人。白钟林当即又叫来李忠良，陆野让一中队所剩人员坚守根据地，二中队由李忠良带领，第二天下午出发，走中阳，翻越九凤山，连夜赶到九里湾，迎接牟荣清排武装起义人员。叮嘱李忠良走时带上四十多条牺牲带。并让白钟林、李忠良分头叫来去汾阳的七个人，陆野说：

“经过队委会研究，决定你们八个随同我和白钟林队长去汾阳接应永安起义的部队，不能穿军装，大家都穿便衣，带短枪，今晚就出发，赶明天天亮前隐蔽在汾阳城万义客栈，现在就去换衣裳，半个小时后出发。”

陆野说完，众人都回房间准备，陆野换上单袍，头戴礼帽，一身商人打扮。野鸽子穿着一身绿色武士服，背插一把长剑，手拿一把扇子。不一会，众人换好服装，来队部集中。人员全部集中好，连夜出发，走兑镇，绕过孝义城，到汾阳万义客栈时，天已放明。陆野、白钟林带着野鸽子、马利民等八人，隐蔽到后院杨思源的账房。吃过早饭，歇到半前晌，杨思源推着车子，和陆野一起上街，在街上买了些切好的熟牛肉、牛筋、猪脑肉、猪肝、猪肚、猪蹄，要了些捣好的蒜泥，又买了一坛汾酒几盒烟，骑着车子，直接去了永安镇。

杨思源骑着车子捎着陆野到了源盛牛羊店牟排驻地门口，陆野溜下车后倚，杨思源跳下车子，门岗横枪大声问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杨思源看了看，门岗正好是他前几天去时的那两位。杨思源停好车子，赶忙掏出两支烟递给门岗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我是牟排长的好朋友，前几天刚来看过他。牟排长的另一位朋友要来看他，我是陪他过来的。”

两位门岗看着杨思源，又细细打量了一番商人打扮的陆野，瞅了瞅车子把上挂的酒食，两个门岗收起枪说：“进去吧，牟排长在房间。”

杨思源推着车子，陆野跟着进了院子。牟荣清听见车子响，料知是杨思源到了，赶忙开门迎了出来，几步跑下台阶，陆野摘下把上的东西，握着牟荣清的手说：“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了。”

“是啊，多时不见，还有些想念。走吧，赶紧回房间，今天的太阳有点毒。”

牟荣清接过陆野手中的东西，走上台阶，搂起竹帘子，让杨思源和陆野先进。陆野、杨思源没有推辞，进入房间，坐在靠窗的桌子跟前。牟荣清放下东西，冲起一壶茶叶，分别给陆野、杨思源倒好。喝了几杯茶水，牟荣清说：“今晌午就在这儿吃饭，你们带了那么多东西，我再让厨房炒两个菜，我们也尽尽兴。”

陆野说：“行。就在你这儿吃。”
杨思源说：“在排里吃，人多眼杂，怕不方便。”

牟荣清说：“不怕，排里的弟兄们虽然几个月没领到军饷，但对我还是不错的。和朋友吃顿饭，他们不会瞎议论的。”

陆野说：“没事，吃吧，我们好不容易能在牟排长的地盘吃顿饭。”

“我去叫冯全福，让他去操办。”
牟荣清站在台阶上叫了几声冯全福。冯全福应声来到牟排长房间，见杨思源、陆野在桌前坐着，赶忙上前和他们一边握手一边说：“你们来一会儿了？”

陆野说：“不一会儿。刚刚坐下喝了两杯水。”

牟荣清说：“今晌午咱们和思源政委、陆野队长一块在我房间吃饭，和他们商量商量进山之事。他们带来些吃的，你拿去厨房切好调好，另外再炒两三个热菜，你亲自端过来，别让厨房及其他闲杂人员进我房间。”

“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”
冯全福提上东西去了厨房。

陆野问：“牟排长，思源政委说你们一个礼拜内拉出队伍，准备情况如何？”
“应该没有问题。”
“不能说应该没有问题，应该是绝对没

有问题。”
“三个班，除去冯全福这个班，另外两个班没问题吧？”

“没有问题，我曾经和另外两个班长谈过，他们表示一切听我的安排。”

“那就好。用不用把那两个班长也叫过来一起吃饭？”

“不用了。人多不好，就我们几个可以畅所欲言。”
“使得。”

“起义的时间定下来没有？”
“没有。”

“要尽快定。游击队的接应人员已到汾阳城万义客栈，等待通知。我的意思最好在今天晚上。”

“今晚不是有点仓促？”
“就在于你的一句话，部队说行动就行动。为了快速行军，士兵不带铺盖。”

“大家睡觉怎么办？”
“游击队早准备好了，全是新的。”

“好。你们说今晚行动合适，听你们的。”
“晚上几点行动？”

“九点集合部队出发。”
“到哪接头？”

“接头地点你们定。”
杨思源说：“我看永安西北面一二里路东堡村义泉涌老作坊可作为接头地点。我和老作坊掌柜有些交情，让游击队今晚间隐蔽在老作坊内等待牟排长的队伍。”

陆野说：“我们得有接头暗号。我看可以：什么人，山里人；到哪去？西宋庄；什么标志？牺牲带为接头暗号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可以。牟排长记住了？”
“记住了。”

陆野说：“我们在东堡接头后，绕过杏花村、汾阳城的岗哨，沿太军公路，翻薛公岭，绕过皇城巡警队，从王营庄进入九凤山，在白马仙洞歇息。”

牟荣清说：“行军路线我就不管啦，你们带到哪算哪。”

陆野说：“东堡到永安一二里路，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，你们九点集合队伍，到达东堡大概是九点半。那我们九点半在东堡村老作坊门口见。一言为定。”

“一言为定”杨思源、陆野、牟荣清三个人的三只大手握在了一起。

三个人确定好起义时间、接头地点、行军路线，冯全福端着六碟子牛肉猪肉进来放在桌子上，转身又出去端热菜。牟荣清、陆野把桌子往当脚底移了移，清理了茶盅，揭开坛子，给四个茶盅里倒满汾酒，等待冯全福端菜进来。不一会，冯全福端着炒鸡蛋、酒菜炒豆腐干、清炒西葫芦和一碟子泡泡油糕进来。陆野说：“冯班长辛苦了，赶紧放下吃菜喝酒。”

冯全福放下碟子，木盘放在箱盖上，拿过酒坛，要倒酒，看见酒盅已满，放下酒瓶，端起酒盅和陆野、杨思源碰了碰说：“来，我们喝酒。”

冯全福一口喝干，看看其他人酒杯，只是喝了一半。冯全福说：“我们起码共同干三杯，每人再喝三杯过一圈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今天有事，一旦喝多了岂不误了大事，我们就共同干一杯，下来每人喝一杯过一圈，然后量力而行。我们先干了此杯。”

陆野先干了此杯，笑着说：“没事，共同喝三杯也没事。”

牟荣清说：“我们还是按老规矩来，先共同喝三杯。”

陆野、冯全福赞同，杨思源没言语。冯全福看着他们三个人的酒全喝了，端起坛子又把酒盅倒满，端起酒盅和人们碰了碰说：“我们喝第二盅。”这次四个人全干了。冯全福接着又倒满第三盅，端起来喝了。

牟荣清说：“全福老弟，别只管喝酒，要惦记正事。”

冯全福说：“明白，心里有数。还不是大哥的一句话，你让我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

“刚才，我们三个已经商量好了，决定今晚起义，游击队晚上九点半在东堡村老作坊接应咱们。”

“决定就好，老弟照办。”
“今天晚上由你通知各班九点在院内紧急集合，任务是执行营部命令，连夜行动。”

冯全福夹得吃了口菜说：“排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牟荣清说：“一定要记住接头暗号。什么人？山里人；到哪去？西宋庄；什么标志？牺牲带。”

“记住了。这简单，又不复杂。”
“牺牲带难记？”

“也好记，这点小事还能难住我？”
“那就好。来大家吃菜喝酒。把东西都吃完，要知道，我们今晚就要离开源盛牛羊店了。”

四个人把那么多菜吃完，又吃了一碟子泡泡油糕。杨思源觉得大家都吃饱喝足，就端起杯说：“我们最后共同喝一盅就各自散去。”

四人喝了最后一杯酒，杨思源、陆野告别牟荣清和冯全福，推上车子，出了院子，直奔东堡村义泉涌老作坊。到了老作坊，大门开着，杨思源推着车子就进，里面走出一位长胡须白发老者说：“客官，你们是买酒还是找人？”

杨思源说：“我们是杨掌柜的老朋友，想见见他。”

老者说：“杨掌柜在厅房，我带你们去。”
杨思源说：“不麻烦您了，我们自己去。”

杨思源带着陆野，走进厅房，杨掌柜正在拿着毛笔练字，听见门响，抬头一看是万义客栈的账房先生杨思源，赶忙招呼让座，杨思源和陆野坐在桌子跟前的太师椅上，杨掌柜瞅着看了杨思源几眼，笑笑说：“杨先生可是稀客，今天带着人专程前来一定是有事吧？”

杨思源说：“不瞒杨掌柜，和我相跟着来的是山里游击队队长陆野，今晚陆队长和永安镇驻扎的牟排有事，路过东堡，商定在老作坊门外接头。陆队长带着八九个人如今在万义客栈待命，等到天黑来老作坊隐蔽，等待牟排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杨掌柜面带难色。

陆野说：“杨掌柜不要紧张，我带的八九个人全是便衣，天黑时悄悄进来隐蔽，大门口与牟排接头后就走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人们要能看见的只是永安的驻军，不会看出游击队的影子。我们绝对不会给您带来麻烦。”

杨掌柜思考了半天说：“你们提前约定在此接头，我还能有什么话说，只能让他们进来了。”

陆野说：“谢谢杨掌柜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陆野就留下不走了，在此等候队员到来。我得赶紧回去，通知他们，这儿离城二三十里路程，步行得两三个小时，还得让他们提前动身，天擦黑就赶到东堡老作坊。”

陆野说：“高豹子前天被孝义警察局抓走了，你是否可以利用孝义地下党的力量，来想个营救办法，到时候游击队配合。”